

醒世恒言



第十二卷

佛印師四調琴娘

文章落處天須泣，此老已亡吾道窮。

才業謾誇生仲達，功名猶繼死姚崇。

人間便覺無清氣，海內安能見古風。

平日萬篇何所在？六丁收拾上瑤宮。

這八句詩是誰做的？是宋理宗皇帝朝一個官人，姓劉名克莊，道號後村先生做的。

單說那神宗皇帝朝有個翰林學士，姓蘇名軾，字子瞻，道號東坡居士。本貫是西川眉州眉山縣人氏。這學士平日結識一個道友，叫做佛印禪師。你道這禪師如何出身？他是江西饒州府浮梁縣人氏，姓謝名端卿，表字覺老，幼習儒書，通古今之蘊；旁通二氏，負博洽之聲。一日應舉到京，東坡學士聞其才名，每與談論，甚相敬愛。屢同詩酒之游，遂為莫逆之友。忽一日，神宗皇帝因天時亢旱，准了司天臺奏章，特于大相國寺建設一百八大齋，徵取名僧，宣揚經典，祈求甘雨，以救萬民。命翰林學士蘇軾製就籲天文疏，就命軾充行禮官，主齋。三日

前，便要到寺中齋宿。先有內官到寺看閱齋壇，傳言御駕不日親臨。方丈中鋪設御座，一切規模，務要十分齊整。把守不許閑人入寺，恐防不時觸突了聖駕。這都不在話下。

却說謝端卿在東坡學士處聞知此事，問道：『小弟欲兄長挈帶入寺，一瞻御駕，不知可否？』東坡那時只合一句回絕了他，何等乾淨。只為東坡要得端卿相伴，遂對他說道：『足下要去，亦有何難。只消扮作侍者模樣，在齋壇上承直。聖駕臨幸時，便得飽看。』謝端卿那時便不肯扮做侍者，也就罷了。只為一時稚氣，遂欣然不辭。先去借辦行頭，裝扮的停停當當，跟隨東坡學士入相國寺來。東坡已自分付了主僧，只等報一聲聖駕到來，端卿就頂侍者名色上殿執役。閑時陪東坡在淨室閑講。且說起齋之日，主僧五鼓鳴鐘聚衆。其時香烟繚繞，燈燭輝煌，幡幢五采飄揚，樂器八音嘹唳，法事之盛，自不必說。東坡學士起了香頭，拜了佛像，退坐于僧房之內。吃齋方罷，忽傳御駕已到。東坡學士執掌絲綸，日覲天顏，到也不以為事。慌得謝端卿面上紅熱，心頭突突地跳。矜持了一回，按定心神，來到大雄寶殿，雜于侍者之中，無過是添香剪燭，供食鋪燈。不一時神宗皇帝駕到。東坡學士同衆僧

擺班跪迎，進入大殿。內官捧有內府龍香，神宗御手拈香已畢，鋪設淨褥，行三拜禮。主僧引駕到于方丈。神宗登了御座。衆人叩見了畢，神宗誇東坡學士所作文疏之美。東坡學士再拜，口稱不敢。主僧取旨獻茶，捧茶盤的却是謝端卿。原來端卿因大殿行禮之時，擁擁簇簇，不得仔細瞻仰，特地充作捧茶盤的侍者，直捱到龍座御膝之前，偷眼看聖容時，果然龍飛之姿，天日之表，天威咫尺，毛骨俱悚，不敢恣意觀瞻，慌忙退步。却被神宗龍目看見了。只為端卿生得方面大耳，秀目龍眉，身軀偉岸，與其他侍者不同，所以天顏刮目。當下開金口，啓玉言，指着端卿問道：『此侍者何方人氏？在寺幾年了？』主僧先不曾問得備細，一時不能對答。還是謝端卿有量，叩頭奏道：『臣姓謝名端卿，江西饒州府人，新來寺中出家。幸瞻天表，不勝欣幸。』神宗見他應對明敏，龍情大喜。又問：『卿頗通經典否？』端卿奏道：『臣自少讀書，內典也頗知。』神宗道：『卿既通內典，賜卿法名了元，號佛印，就于御前披剃為僧。』那謝端卿的學問，與東坡肩上肩下，他為應舉到京，指望一舉成名，建功立業，如何肯做和尚。常言道：王言如天語，違背聖旨，罪該萬死。今日玉音分付，如何敢說我是假充的侍者，不願為僧？

心下十萬分不樂，一時出于無奈。只得叩頭謝恩。當下主僧引端卿重來正殿，參見了如來，然後引至御前，如法披剃。欽賜紫羅袈裟一領，隨駕禮部官取羊皮度牒一道，中書房填寫佛印法名及生身籍貫，奉旨披剃年月，付端卿受領。端卿披了袈裟，紫氣騰騰，分明是一尊肉身羅漢，手捧度牒，重複叩頭謝恩。神宗道：『卿既為僧，即委卿協理齋事。異日精嚴戒律，便可作本寺主持，勿得玷辱宗門，有負朕意。』說罷起駕。東坡和衆僧于寺門之外跪送過了，依然來做齋事，不在話下。

從此閣起端卿名字，只稱佛印。衆人都稱為印公。為他是欽賜剃度，好生敬重。原來故宋時最以剃度為重。每度牒一張，要費得千貫錢財方得到手。今日端卿不費分文，得了度牒為僧。若是個真侍者，豈不是千古奇逢，萬分歡喜。只為佛印弄假成真，非出本心，一時勉強出家，有好幾時氣悶不過。後來只在相國寺翻經轉藏，精通佛理，把功名富貴之想，化作清淨無為之業。他原是明悟禪師轉世，根氣不同，所以出儒入墨，如洪爐點雪。東坡學士他是個用世之人，識見各別。他道：『謝端卿本為上京赴舉，我帶他到大相國寺，教他假充侍者，瞻仰天顏，遂爾披剃為僧，却不是我連累了他！他今在空門枯淡，必有恨我

之意。雖然他戒律精嚴，只恐體面上矜持。心中不能無動。』每每于語言之間，微微挑逗。誰知佛印心冷如冰，口堅如鐵，全不見絲毫走作。東坡只是不信。後來東坡為吟詩觸犯了時相，連遭謫貶。到哲宗皇帝元祐年間，復召為翰林學士。其時佛印游方轉來，仍舊在相國寺挂錫，年力尚壯。東坡一見，想起初年披剃之事，遂勸佛印：『若肯還俗出仕，下官當力薦清職。』佛印那裏肯依！東坡遂嘲之曰：

不毒不禿，不禿不毒。轉毒轉禿，轉禿轉毒。

佛印笑而不答。那一日，仲春天氣。學士正在府中閑坐，只見院子來報：『佛印禪師在門首。』學士聽得，教請入來。須臾之間，佛印入到堂上。見學士叙禮畢，教院子點將茶來。茶罷，學士便令院子于後園中灑掃亭軒，邀佛印同到園中，去一座相近後堂的亭子坐定。院子安排酒果肴饌之類。排完，使院子斟酒。二人對酌，酒至三巡。學士道：『筵中無樂，不成歡笑。下官家中有一樂童，令歌數曲，以助筵前之樂。』道罷，便令院子傳言入堂內去。不多時，佛印驀然耳內聽得有人唱詞，真個唱得好！

聲清韻美，紛紛塵落雕梁；字正腔真，拂拂風生綺席。若上

苑流鶯巧囀，似丹山彩鳳和鳴。詞歌白雪陽春，曲唱清風明月。

佛印聽至曲終，道：『奇哉！韓娥之吟，秦青之詞，雖不遏住行雲，也解梁塵撲簇。』東坡道：『吾師何不留一佳作？』佛印道：『請乞紙筆。』學士遂令院子取將文房四寶，放在面前。佛印口中不道，心下自言：『唱却十分唱得好了，却不知人物生得如何？』遂拈起筆來，做一詞，詞名《西江月》：

窄地重重簾幕，臨風小小亭軒，綠窗朱戶映嬋娟，忽聽歌謳宛轉。既是耳根有分，因何眼界無緣？分明咫尺遇神仙，隔個綉簾不見！

佛印寫罷，學士大笑曰：『吾師之詞，所恨不見。』令院子向前把那簾子只一捲，捲起一半。佛印打一看時，只見那女孩兒半截露出那一雙彎彎小腳兒。佛印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『雖是捲簾已半，奈簾鉤低下，終不見他生得如何。』學士道：『吾師既是見了，何惜一詞。』佛印見說，便拈起筆來，又做一詞，詞名《品字令》：

覷着脚，想腰肢如削。歌罷遏雲聲，怎得向掌中托。醉眼不如歸去，強罷身心虛霍。幾回欲待去掀簾，猶恐主人惡。

佛印意不盡，又做四句詩道：

只聞檀板與歌謳，不見如花似玉眸。

焉得好風從地起，倒垂簾捲上金鉤。

佛印吟詩罷，東坡大笑。教左右捲上綉簾，喚出那女孩兒，從裏面走出來，看着佛印，道了個深深萬福。那女孩兒端端正正，整容斂袂，立于亭前。佛印把眼一覷，不但唱得好，真個生得好。但見：

蛾眉淡掃，蓮臉微勻。輕盈真物外之仙，雅淡有天然之態。衣染鮫綃，□□□□。手持象板，呈露笋指尖長；足步金蓮，行動鳳鞋弓小。臨溪雙洛浦，對月兩嫦娥。好好好，好如天上女；强强强，强似月中仙。

東坡喚院子斟酒，叫那女孩兒『近前來，與吾師把盞。』學士道：『此女小字琴娘，自幼在于府中，善知音樂，能撫七弦之琴，會曉六藝之事。吾師今日既見，何惜佳作。』佛印當時已自八分帶酒，言稱告回。琴娘曰：『禪師且坐，再飲幾杯。』佛印見學士所說，便拿起筆來，又寫一詞，詞名《蝶戀花》：

執板嬌娘留客住，初整金釵，十指尖尖露。歌斷一聲天外去，

清音已過行雲住。

耳有姻緣能聽事，眼見姻緣，便得當前覷。

眼耳姻緣都已是，姻緣別有知何處？

佛印寫罷，東坡見了大喜。便喚琴娘就唱此詞勸酒，再飲數杯。佛印大醉，不知詞中語失。天色已晚，學士遂令院子扶入書房內，安排和尚睡了。學士心中暗想：『我一向要勸這和尚還俗出仕，他未肯統口。趁他今日有調戲琴娘之意，若得他與這小妮子上得手時，便是出家不了。那時拿定他破綻，定要他還俗，何怕他不從！好計，好計！』即喚琴娘到于面前道：『你省得那和尚做的詞中意？後兩句道：眼耳姻緣都已是，姻緣別有知何處？這和尚不是好人，其中有愛慕你之心。你可今夜到書院內相伴和尚就寢。須要了事，可討執照來。我明日賞你三千貫，作房奩之資。我與你主張，教你嫁出良人。如不了事，明日喚管家婆來，把你決竹篴二十，逐出府門。』琴娘聽罷，唬得顫作一團，道：『領東人鈞旨。』離了房中，輕移蓮步，懷着羞臉，徑來到書院內。佛印已自大醉，昏迷不省，睡在涼床之上。壁上燈尚明。琴娘無計奈何，坐在和尚身邊，用尖尖玉手去搖那和尚時，一似蜻蜓搖石柱，螻蛄撼太山。和尚鼻息如雷，那裏搖得覺。話休絮煩。自初更搖起，只要守

和尚省覺，直守到五更，也不省。那琴娘心中好慌，不覺兩眼淚下。自思量道：『倘或今夜不了得事，明日乞二十竹篦，逐出府門，却是怎地好！』無奈和尚大醉，不了得事。琴娘彈眼淚，却好彈在佛印臉上。只見那佛印颯然驚覺，閃開眼來，壁上燈尚明。去那燈光之下，只見一個如花似玉女子，坐在身邊。佛印大驚道：『你是誰家女子？深夜至此，有何理說？』琴娘見問，且驚且喜，揣着羞臉，道個萬福道：『賤妾乃日間唱曲之琴娘也。聽得禪師詞中有愛慕賤妾之心，故夤夜前來，無人知覺。欲與吾師效雲雨之歡，萬乞勿拒則個。』佛印聽說罷，大驚曰：『娘子差矣！貧僧夜來感蒙學士見愛，置酒管待，乘醉亂道，此詞豈有他意。娘子可速回。倘有外人見之，無絲有綫，吾之清德一旦休矣。』琴娘聽罷，那裏肯去。佛印見琴娘只管尤殢不肯去，便道：『是了，是了，此必是學士教你苦難我來！吾修行數年，止以詩酒自娛，豈有塵心俗意。你若實對我說，我有救你之心。如是不從，別無區處。』琴娘見佛印如此說罷，眼中垂淚道：『此果是學士使我來。如是吾師肯從賤妾雲雨之歡，明日賞錢三千貫，出嫁良人。如吾師不從，明日喚管家婆決竹篦二十，逐出府門。望吾師周全救我。』道罷，深深便拜。佛印

聽罷，呵呵大笑。便道：『你休煩惱！我救你。』遂去書袋內，取出一副紙，有見成文房四寶在桌上，佛印捻起筆來，做了一隻詞，名《浪淘沙》：

昨夜遇神仙，也是姻緣。分明醉裏亦如然。睡覺來時渾是夢，

却在身邊。此事怎生言？豈敢相憐！不曾撫動一條弦。傳與

東坡蘇學士，觸處封全。

佛印寫了，意不盡，又做了四句詩：

傳與巫山窈窕女，休將魂夢惱襄王。

禪心已作沾泥絮，不逐東風上下狂。

當下琴娘得了此詞，徑回堂中呈上學士。學士看罷，大喜，自到書院中，見佛印盤膝坐在椅上。東坡道：『善哉，善哉！真禪僧也！』亦賞琴娘三百貫錢，擇嫁良人。東坡自此將佛印愈加敬重，遂為入幕之賓。雖妻妾在傍，並不迴避。佛印時時把佛理曉悟東坡，東坡漸漸信心。後來東坡臨終不亂，相傳已證正果。至今人猶喚為坡仙。多得佛印點化力。有詩為證：

東坡不能化佛印，佛印反得化東坡。

若非佛力無邊大，那得慈航渡愛河！

第十三卷

勘皮靴單證二郎神

柳色初濃，餘寒似水，纖雨如塵。一陣東風，穀紋微皺，碧波粼粼。仙娥花月精神，奏鳳管鸞簫門新。萬歲聲中，九霞杯

內，長醉芳春。

這首詞調寄《柳梢青》，乃故宋時一個學士所作。單表北宋太祖開基，傳至第八代天子，廟號徽宗，便是神霄玉府虛淨宣和羽士道君皇帝。這朝天子，乃是江南李氏後主轉生。父皇神宗天子，一日在內殿看玩歷代帝王圖像，見李後主風神體態，有蟬脫穢濁，神游八極之表，再三賞嘆。後來便夢見李後主投身入宮，遂誕生道君皇帝。少時封為端王。從小風流俊雅，無所不能。後因哥哥哲宗天子上仙，群臣扶立端王為天子。即位之後，海內乂安，朝廷無事。道君皇帝頗留意苑囿。宣和元年，遂即京城東北隅，大興工役，鑿池築囿，號壽山銀岳。命宦官梁師成董其事。又命朱勔取三吳二浙三川兩廣珍异花木，瑰奇竹石以進，號曰『花石綱』。竭府庫之積聚，萃天下之伎巧，凡數載而始成。又號為萬歲山。奇花美木，珍禽异獸，充滿其中。飛樓杰閣，雄偉環麗，不

西
十
言
可勝言。內有玉華殿，保和殿，瑤林殿，大寧閣，天真閣，妙有閣，層巒閣，琳霄亭，鸞鳳垂雲亭，說不盡許多景致。時許侍臣蔡京，王黼，高俅，童貫，楊戩，梁師成縱步游賞。時號『宣和六賊』。有詩為證：

瓊瑤錯落密成林，竹檜交加爾有陰。

恩許塵凡時縱步，不知身在五雲深。

單說保和殿西南，有一坐玉真軒，乃是官家第一個寵幸安妃娘娘妝閣，極是造得華麗。金鋪屈曲，玉檻玲瓏，映徹輝煌，心目俱奪。時侍臣蔡京等，賜宴至此，留題殿壁。有詩為證：

保和新殿麗秋輝，詔許塵凡到綺闥。

雅宴酒酣添逸興，玉真軒內看安妃。

不說安妃娘娘寵冠六宮。單說內中有一位夫人，姓韓名玉翹。妙選入官，年方及笄。玉佩敲磬，羅裙曳雲；體欺皓雪之容光，臉奪芙蓉之嬌艷。只因安妃娘娘三千寵愛偏在一身，韓夫人不沾雨露之恩。時值春光明媚，景色撩人，未免恨起紅茵，寒生翠被。月到瑤階，愁莫聽其鳳管；蟲吟粉壁，怨不寐于鴛衾。既厭曉妝，漸融春思，長吁短嘆，看看惹下一場病來。有詞為證：

任東風老去，吹不斷泪盈盈。記春淺春深，春寒春暖，春雨春晴，都來助詩人興。落花無定挽春心。芳草猶迷舞蝶，綠楊空語流鶯。玄霜着意搗初成，回首失雲英。但如醉如痴，如狂如舞，如夢如驚，香魂至今迷戀，問真仙消息最分明。幾夜相逢何處，清風明月蓬瀛。

漸漸香消玉減，柳嚙花困，太醫院診脉，吃下藥去，如水澆石一般。忽一日，道君皇帝在于便殿，敕喚殿前太尉楊戩前來，天語傳宣道：『此位內家，原是卿所進奉。今着卿領去，到府中將息病體。待得痊安，再許進宮未遲。仍着光祿寺每日送膳，太醫院伺候用藥。略有起色，即便奏來。』當下楊戩叩頭領命，即着官身私身搬運韓夫人官中箱籠裝奩，一應動用什物器皿。用暖輿抬了韓夫人，隨身帶得養娘二人，侍兒二人。一行人簇擁着，都到楊太尉府中。太尉先去對自己夫人說知，出廳迎接。便將一宅分為兩院，收拾西園與韓夫人居住，門上用鎖封着，只許太醫及內家人役往來。太尉夫妻二人，日往候安一次。閑時就封閉了門。門傍留一轉桶，傳遞飲食、消息。正是：

映階碧草自春色，隔葉黃鸝空好音。

將及兩月，漸覺容顏如舊，飲食稍加。太尉夫妻好生歡喜。辦下酒席，一當起病，一當送行。當日酒至五巡，食供兩套，太尉夫婦開言道：『且喜得夫人貴體無事，萬千之喜。旦晚奏過官裏，選日入宮，未知夫人意下如何？』韓夫人叉手告太尉、夫人道：『氏兒不幸，惹下一天愁緒，卧病兩月，纔得小可。再要于此寬住幾時。伏乞太尉、夫人方便，且未要奏知官裏。只是在此打攪，深為不便。氏兒別有重報，不敢有忘。』太尉、夫人只得應允。過了兩月，却是韓夫人設酒還席。叫下一名說評話的先生，說了幾回書。節次說及唐朝宣宗宮內，也是一個韓夫人。為因不沾雨露之恩，思量無計奈何。偶向紅葉上題詩一首，流出御溝。詩曰：

流水何太急？深宮盡日閑。

殷勤謝紅葉，好去到人間。

却得外面一個應試的人，名喚于佑，拾了紅葉，就和詩一首。也從御溝中流將進去。後來那官人一舉成名。天子體知此事，却把韓夫人嫁與于佑。夫妻百年偕老而終。這裏韓夫人聽到此處，驀上心來，忽地嘆一口氣。口中不語，心下尋思：『若得奴家如此僥幸，也不枉了為人』

一世！』當下席散，收拾回房。睡至半夜，便覺頭痛眼熱，四肢無力，遍身不疼不癢，無明頓發熬煎，依然病倒。這一場病，比前更加沉重。正是：

屋漏更遭連夜雨，船遲偏遇打頭風。

太尉夫人早來候安，對韓夫人說道：『早是不曾奏過官裏宣取入宮。夫人既到此地，且是放開懷抱，安心調理。且未要把入宮一節，記挂在心。』韓夫人謝道：『感承夫人好意，只是氏兒病入膏肓，眼見得上天遠，入地便近，不能報答夫人厚恩。來生當效犬馬之報。』說罷，一絲兩氣，好傷感人。太尉夫人甚不過意，便道：『夫人休如此說。自古吉人天相，眼下凶星退度，自然貴體無事。但說起來，吃藥既不見效，枉淘壞了身子。不知夫人平日在宮，可有甚願心未經答謝？或者神明見責，也不可。』韓夫人說道：『氏兒入宮以來，每日愁緒縈絲，有甚心情許下願心。但今日病勢如此，既然吃藥無功，不知此處有何神聖，祈禱極靈，氏兒便對天許下願心。若得平安無事，自當拜還。』太尉夫人說道：『告夫人得知。此間北極佑聖真君，與那清源妙道二郎神，極是靈應。夫人何不設了香案，親口許下保安願心。待得平安，奴家情願

陪夫人去賽神答禮。未知夫人意下何如？』韓夫人點頭應允。侍兒們即取香案過來。只是不能起身，就在枕上，以手加額，禱告道：『氏兒韓氏，早年入宮，未蒙聖眷，惹下業緣病症，寄居楊府。若得神靈庇護，保佑氏兒身體康健，情願綉下長幡二首，外加禮物，親詣廟廷頂禮酬謝。』當下太尉夫人，也拈香在手，替韓夫人禱告一回，作別，不提。可霎作怪，自從許下願心，韓夫人漸漸平安無事。將息至一月之後，端然好了。太尉夫人不勝之喜。又設酒起病，太尉夫人對韓夫人說道：『果然是神道有靈，勝如服藥萬倍。却是不可昧心，負了所許之物。』韓夫人道：『氏兒怎敢負心！目下綉了長幡，還要屈夫人同去了還願心。未知夫人意下何如？』太尉夫人答道：『當得奉陪。』當日席散，韓夫人取出若干物事，製辦賽神禮物，綉下四首長幡。自古道好：

火到豬頭爛，錢到公事辦。

憑你世間稀奇作怪的東西，有了錢，那一件做不出來。不消幾日，綉就長幡，用根竹竿叉起，果然是光彩奪目。選了吉日良時，打點信香禮物，官身私身，簇擁着兩個夫人，先到北極佑聖真君廟中。廟官知是楊府鈞眷，慌忙迎接至殿上，宣讀疏文，挂起長幡。韓夫人叩齒禮拜。